

当将士浴血海疆，当爱情危如累卵，
无情的魔鬼在暗中伸出罪恶之手……

龙旗飘飘

天喜 盛海 著

甲午谍影

惊心动魄的海战

颠沛曲折的爱情

悬念迭起的谍战

意想不到的身世之谜

拍案惊奇的古墓宝藏

以严肃的历史态度演绎最精彩的甲午海战

同名话剧、电视剧、电影火热筹拍中……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龙旗飘飘

天喜 盛海 著

甲午谍影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姜 玮

责任校对:马 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旗飘飘:甲午谍影/天喜,盛海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060-7609-8

I. ①龙… II. ①天…②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5806 号

龙旗飘飘:甲午谍影

LONGQI PIAOPIAO JIAWU DIEYING

天喜 盛海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25

字数:337 千字

ISBN 978-7-5060-7609-8 定价:39.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文眼看甲午 风云大不同

近几年，很少看长篇历史小说，似乎被连篇累牍的卖弄历史资料、宏篇玩弄文字和滔滔不绝的评说历史而吓的远离。

我是搞形象思维的，对于文学，真不敢妄加评点。可是读了《龙旗飘飘：甲午谍影》，禁不住给作者打电话，表达赞赏之意！除了赞赏他们小说文学性的精彩，更赞赏他们通过大量细腻的、具有典型历史特征的风土人情、民俗细节，活生生地塑造了众多历史人物。在我的眼前呈现了真实可信的历史画卷，就像那脍炙人口的《清明上河图》。

这部长篇小说是写甲午海战的，也不仅仅是因为其梗概多气的文字和深厚有致的情思，更主要的是因为这部小说观察甲午海战的视角让我多有所思。

与诸多写甲午海战，乃至写战争的作品不同，《龙旗飘飘：甲午谍影》在小说头尾状写战争场景，也在小说中间状写民间抗倭，甚至还引入“新史学”的视角，呈现李鸿章等的无奈，呈现北洋军人的无辜。但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核心不在这里，既不在甲午海战的“第一战场”上，也不在甲午海战的“第二战场”上，而是另有深意藏焉。

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者对诸多同类小说中浓墨重彩尽情挥洒的战争场景一带而过，而是拿出工笔细描的细致与耐心，一笔一画地描摹发生在北京城——偶尔涉及天津——的故事，而且以其生花之笔，将这烟云京华写得花红柳绿，写得莺歌燕舞，写得今夕何夕。在这烟朦胧月朦胧情朦胧思朦胧的氤氲意境中，京都风华尽收眼底。我们见识了京城权贵的雅致与气度，颓废与浮纨，可叹与可笑。

作者不吝笔墨刻写京华烟云，其实是为了呈现一种世风，一种世



相——一种浮华的世风，一种堕落的世相。作者不遗余力地呈现斗鸡场所鸡飞狗跳的乱象，不遗余力地呈现厨师大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真相，不遗余力地呈现美人戏权贵的丑相。这一切，看似闲笔，实则是作者真正用力的地方，这些地方写活了，那种像病菌一样无处不在而又无法把握的世风才能昭然若揭，使读者身临其境，反思历史，警示现实。栩栩如生的人物个性，不得不让我们回首身边的人和事，嫉恨那些贪腐，醒悟中华民族的复兴！

正是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在跟随他们游历晚清京华烟云之时，我们不仅没有忘记千里之外的浩瀚大海，而是更切近地走向那片大海，更真切地看到那片原本蔚蓝的大海是怎样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那些仁人志士们的奋斗及其失败也才能格外逼真地浮现出来，也才能格外悲壮。

作者的匠心独运还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片“红海洋”又是怎样在历史的推移中逐渐恢复了“蔚蓝”的主色调。作者的匠心独运更提醒我们，为了我们的海洋永远地告别“血红”，走向“深蓝”，我们应该培养怎样的“精英”，保持怎样的“士气”，尤其是应该呼唤怎样的“世风”！在甲午海战已经过去两个甲子的今天，这样的“匠心”更是难能可贵。

真所谓：文眼看甲午，风云大不同。

作者要我为书作序，我自感班门弄斧，诚惶诚恐。不过阅读以后的激情，使我斗胆为《龙旗飘飘：甲午谍影》作序，向读者推荐这部小说。

周震

2014年7月15日

目 录

引子 / 1

一、风云突变 / 4

二、歪打正着 / 19

三、京城奇遇 / 31

四、突遭暗算 / 41

五、厨刀陷阱 / 52

六、人鸡厮杀 / 63

七、宴无好宴 / 77

八、月黑遭劫 / 89

九、古董飘香 / 99

十、明察暗访 /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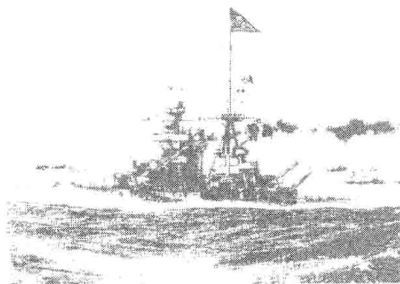
十一、冒认亲眷 / 121

十二、冤沉海底 / 135

十三、误闯密室 / 147

十四、螳螂捕蝉 / 157

十五、真假兄弟 /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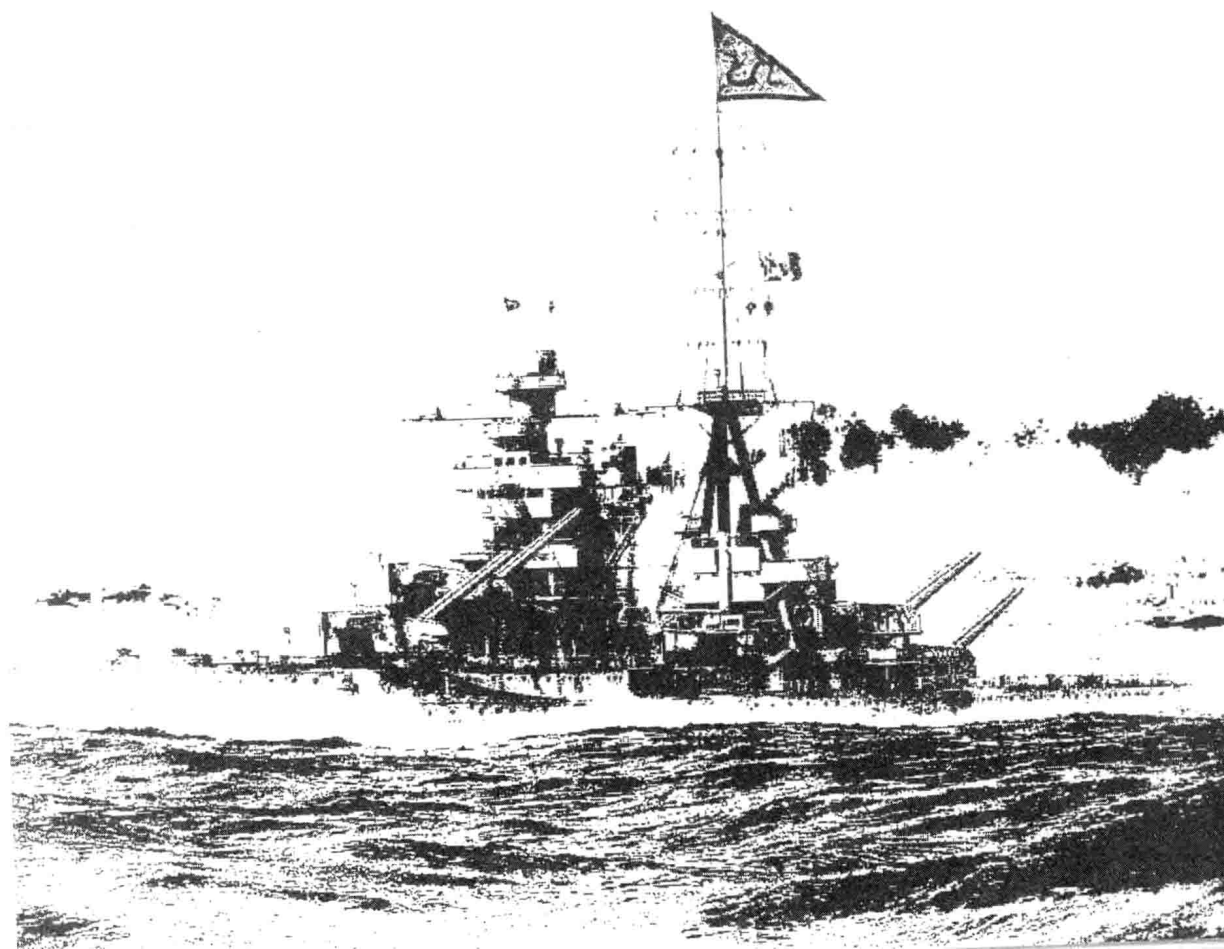


- 十六、暗香浮动 / 181
十七、劳燕分飞 / 193
十八、兄弟悲情 / 204
十九、墓穴惊魂 / 215
二十、故设迷局 / 225
二十一、命悬一线 / 236
二十二、一箭双雕 / 247
二十三、计赚海盗 / 259



- 二十四、孤注一掷 / 276
二十五、触犯军规 / 290
二十六、报仇雪恨 / 301
二十七、家贼难防 / 315
二十八、寻宝遇险 / 326
二十九、百密一疏 / 339
三十、血战沙场 / 355

引 子



1895年2月10日，由于遭到东洋人多日围剿的北洋水师严词拒绝了东洋联合舰队司令的逼降，东洋人对北洋水师所困守的威海卫刘公岛发起了更为凶猛的水陆联合夹击，北洋水师腹背受敌，直打得浓烟蔽日、血腥四散，尸横战舰触目惊心。新一轮的混战令水师的军舰损失更加惨重，水师提督丁汝昌所在的靖远号中弹搁浅，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号也已是伤痕累累弹尽粮绝。眼瞅着东洋舰队步步进逼，定远号却丧失了战斗力只能坐以待毙，为免被俘资敌，管带刘步蟾毅然决定忍痛炸船，他让值旗水兵降下龙旗，喊了两遍却无人应答。

“管带，他们都……”帮带许石山哽咽着说不下去。

刘步蟾抬头瞅着被炮弹炸断飘悬在半空的升降索不由得眼中噙泪，官兵们也都默默地垂下了头。

“我去！”水手杜海龙主动请缨。

没等刘步蟾回答，杜海龙已经借力软梯弹上了桅杆中腰，只两三下便窜到了桅杆顶部。大家似乎暂时忘记了仍身处炮火纷飞的战场，全神贯注地看着杜海龙。杜海龙刚取下那面已然千疮百孔的龙旗，一发炮弹正中桅杆底部，桅杆应声而倒，众人齐声惊呼，杜海龙却一个鹞子翻身从十几丈高的空中直落下来，稳稳地站在了地上，定远号官兵们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杜海龙将龙旗双手捧给刘步蟾，刘步蟾恭恭敬敬地接过龙旗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随即命人将所剩火药全部集中到船的中部后令许石山带弟兄们弃船上岛。

“管带！您说过人在舰在，我们岂能做那贪生怕死之辈！”许石山誓死不从。

“管带！我们不走！”定远号上的官兵们异口同声，就连伤员都挺起了胸脯。

“弟兄们！”刘步蟾眼含热泪声音颤抖，“你们的心思我懂！身为管带

我曾向皇上发过誓，舰在人在，舰亡人亡！但你们不能死！只有你们活着水师才有希望！今天定远号沉了，明日你们还有机会驾驭新的定远号，定远号定能复活！可是若你们死了，定远号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啦！”

定远号上的官兵们早已泣不成声。

“快走！”刘步蟾又一次严令许石山。

“管带大人！”许石山还想争辩。

“快走！否则军法处置！”刘步蟾抽出指挥刀怒目圆睁。

许石山只得命令水兵们放下舷梯，刘步蟾望着定远号上的官兵们扶着伤员依依不舍地沿梯而下，缓缓地将指挥刀插入刀鞘，悲愤难抑，抽出佩剑就欲引颈自刎，寒气逼人的宝剑上“苟丧舰，将自裁”六个大字金光闪耀。幸亏杜海龙跟许石山手疾眼快将剑夺下，但刘步蟾的脖颈却已是殷红一片，许石山忙撕下衣衫替他裹住伤口。

“管带大人，药已点着，快撤！”杜海龙急催刘步蟾。

刘步蟾却死活不肯挪步，杜海龙没法，只得硬抱住受伤的刘步蟾跳进海中，许石山也赶紧抱着阿福犬随后跃下。

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定远号顿时骨肉横飞火光冲天。刘步蟾在水中疯狂而绝望地瞪着已不复存在的战舰，壮硕的身躯竟抖动如风中的残叶，立时背过气去。

“管带大人！”许石山焦急呼唤。

“管带大人！坚持住！”杜海龙慌忙托住下沉的刘步蟾向海岸的方向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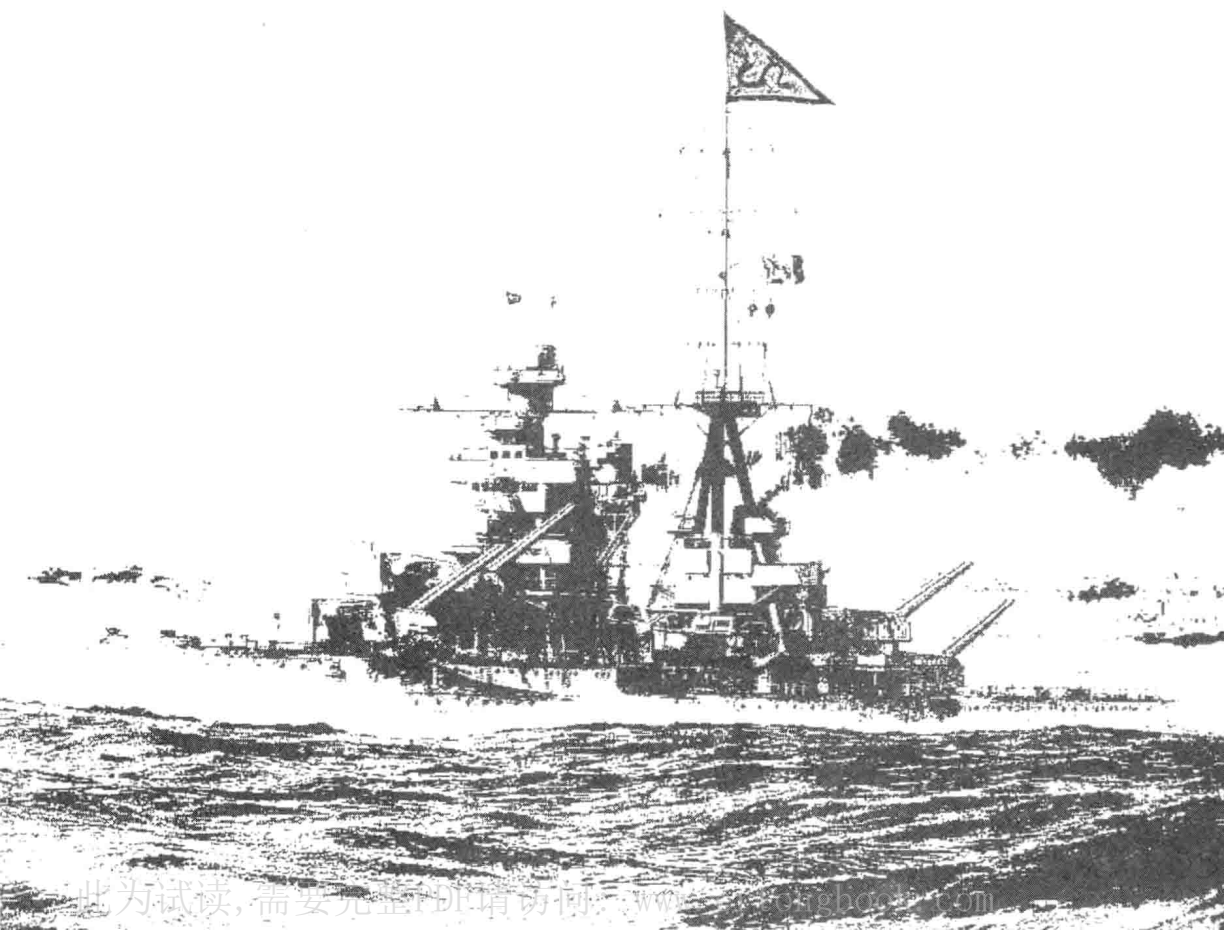
此时炮声仍未停止，炮弹激起的水浪不仅阻挡着他们的行进，还不断把他们逼进更深的涌浪之中，直至离岸越来越远，冰冷的海水似乎也想将他们身上仅存的热量带走。杜海龙和许石山轮流扶持着刘步蟾，阿福犬也用头帮着顶起刘步蟾的身子，刘步蟾却越发神情恍惚。杜海龙和许石山已筋疲力尽，但海岸看起来却仍是那样遥不可及。杜海龙挣扎着抓住飘过来的一块浮木，用它担住刘步蟾的身体，不断鼓荡的海水却把刘步蟾怀中的龙旗带出来一截儿，看着在水中浮动、染了鲜血的龙旗一角，杜海龙不禁感慨万千，好似又回到了他第一次与龙旗结缘的那一天……



一、风云突变

1894年6月，天刚微明，急促的马蹄声就踏碎了天津港码头的宁静，也惊扰了停泊在岸边的定远号巡洋舰的美梦。

身着官服、年逾古稀的李鸿章探身而出，虽然背部微驼，他高大的身躯依然显得鹤立鸡群。他伫立在庞大的战舰前默默地凝视着这艘号称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铁甲舰……



1894年6月，天刚微明，急促的马蹄声就踏碎了天津港码头的宁静，也惊扰了停泊在岸边的定远号巡洋舰的美梦。它昨日刚到天津进行例行的北巡和检修。两名夜间执勤的洋枪队员尚未换岗，他们红色的号衣在雾色中分外醒目。

“你听！”年轻些的队员机警地抬起头。

“听啥？”老些的队员兀自打着哈欠。

“马蹄声！”年轻队员竖起耳朵细听。

“定是你犯困听差了。”老些的队员萎靡地靠在船舷上打盹。

不料话音刚落就见两队骑兵护着一辆由四匹高头大马拉的洋马车疾驰而来，直奔通往军舰的铁梯。那马车全然脱胎于一品大员的官轿，顶部饰有四条金龙，红色真皮车身镶嵌金边，车身两侧各有两盏玻璃风灯在薄雾中眨着昏黄的眼睛，金色的车轮，膘肥体壮的枣红马，衬得整辆马车华丽高贵却又神秘诡异。

“什么人？”年轻的洋枪队员连忙举枪高喝。

老洋枪队员惊了一跳也迷迷糊糊手忙脚乱地举枪。

“混账！中堂大人驾到休得无礼！”为首的亲兵跳下战马迅速冲上铁梯亮出腰牌。

“中堂大人？”年轻的洋枪队员有些发懵。

老洋枪队员闻听立刻瞪大眼睛瞅着为首的亲兵，见他青布包头身穿紫衣，裤脚竟有两尺多宽，不正是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李鸿章的“大裤脚”亲兵队吗？登时吓出一身冷汗，赶忙推了一把年轻的洋枪队员：“快去通报管带大人！”

“不必通报，只需尽快找人伺候马匹即可！”年轻的洋枪队员只得按照亲兵首领的命令行事。

亲兵首领一挥手，亲兵马队立即在战舰前一字排开，亲兵首领随即跑回马车边，打开车门放下脚踏板。



身着官服、年逾古稀的李鸿章探身而出，虽然背部微驼，他高大的身躯依然显得鹤立鸡群。他伫立在庞大的战舰前默默地凝视着这艘号称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铁甲舰，深邃的目光越过船身坚实的钢板望向包裹住弹药库、锅炉和发动机的碉堡，最后落向军舰上305毫米的主炮，清瘦的面颊立时变得冷峻起来，花白的山羊胡子微微抖动。虽是热气蒸腾的初夏，阵阵海风却令他感到丝丝寒意，暗自感叹身躯老迈，早已不复当年驰骋疆场的铮铮铁骨。近日来的朝鲜内乱已弄得他焦头烂额，谁知东学党造反刚刚平息，东洋人就乘虚而入，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急电朝廷派兵以定朝鲜民心，他思虑再三想先通过外交途径加以斡旋，然而昨日盛宣怀发来东洋人不肯从朝鲜退兵的消息，更令他感到雪上加霜。他叹口气，后背着手大步跨上铁梯。

舱房里传出的两声狗叫惊醒了刘步蟾，他睡意朦胧地瞅了眼洋怀表，离升旗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刚想再眯一会儿，舱门上骤然响起了剧烈的敲击。

“何事喧哗？”刘步蟾恼火地冲着门外大吼。

“中堂大人驾到，请管带速速觐见！”

刘步蟾悚然一惊翻身坐起，中堂大人？中堂大人怎会不打招呼凌晨跑到定远号上来？难道出了什么大事不成？遂顾不上衣冠不整，套上靴子便去开门。

“中堂大人现在何处？”

“中堂大人现在议事厅等候管带前去回话！”传令兵说完扭头自去。

刘步蟾慌忙洗漱更衣，心中兀自惊疑不定。

“管带好睡啊！”看到仓皇前来的刘步蟾，李鸿章用手掸了掸衣袖上的尘土揶揄道。

“下官不知中堂大人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刘步蟾匍匐在地，心里打着鼓。

“你可知本官为何而来？”李鸿章冷冷地盯着刘步蟾。

“下官不知！”刘步蟾不敢抬头。

“离升旗还有多长时间？”李鸿章冷哼道。

“一个小时。”刘步蟾的额头渗出了汗。

“一个小时！”李鸿章愤怒地一拍桌子，惊得刘步蟾身子一抖，“除了

执勤的水兵，整个甲板空无一人，就连你这个管带都在梦谒周公！”

“下官知罪！”刘步蟾魂飞魄散。

“你不会不知道朝鲜战事已开，朝廷一道道上谕令本官以水师护航从水路增派援兵！倭人更是处心积虑要与北洋水师在海上一决雌雄！若在六年前，本官敢打，水师初建兵士齐整军舰英武何等威风！可现在！”李鸿章握住拳头极力压住火气，“这六年水师官兵是卧薪尝胆还是养尊处优，是否还有当年傲视群雄的气概你们心里最清楚！你们可以在排场上糊弄本官，但在真正交手时却糊弄不了东洋人！所以本官今日才不期而至，就是要看看你们如何升旗！”

“升旗？”刘步蟾一头雾水，中堂大人起个大早就为了看升旗？

“对，升旗！”李鸿章郑重地点头。

“是！下官这就命人准备。”刘步蟾领命躬身退出。

“慢着！”李鸿章叫住刘步蟾，“万国旗就算了，今日一切从简，我只看升挂龙旗！”“是！”刘步蟾闻言更是左思右想琢磨不透李鸿章此来的真正用意。

清脆的号声响彻战舰，官兵们纷纷从舱房跑上甲板准备升旗，舰上升旗颇有讲究，升旗不仅事关国体，更关乎军舰吉凶，军旗必须在早晨八点整升挂完毕，时辰要做到分毫不差，稍有延误就会被视为凶兆，影响全舰士气，因而舰上的官兵都把升旗当作一天中的头等大事！今日由于中堂大人亲临视察，更是容不得半点差池，刘步蟾急命官兵们预先演练以防出现纰漏。水兵们皆头戴订有黑色飘带的方顶草帽，白衣白裤赤着双脚在甲板上整肃列队，军官们则是一水儿的海军蓝宝纱制服，腰挎战刀，脚蹬薄底战靴，水兵头用英文喊出稍息立正的号令，值旗手们则小心翼翼地捧着叠好的旗正步走向旗杆旁的悬索，麻利地将旗展开挂上悬索，然后有节奏地拉拽悬索，旗冉冉升起。

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齐刷刷地聚焦在那面旗上，那可不是一般的旗，而是大清龙旗！因为北洋水师建制之初，舰上并没有旗。为了与国际接轨，皇上特别下诏，命专人设计了这款黄底青龙旗，并勒令江南织造选最好的绣工连夜赶制，以正黄色羽纱做底，然后用宝蓝色羽纱在上面镶嵌出神气活现的四爪青龙。那龙绣得尾藏五彩，钢爪锋利，鳞片闪耀晃人眼目，龙头高昂喷珠似火，预示大清真龙天子受命于天威震四方。这面旗由皇上钦



赐，升旗即如皇上亲临，代表了大清的威仪和脸面，丝毫马虎不得。

突然，龙旗在半空中戛然而止，既上不去又下不来，两名旗手对了下眼色，开始轮流使劲，可悬索愣是僵硬如铁不听使唤。大家的心也都随着旗吊在了半空，大清早儿的就降半旗，这不等于报丧吗？刘步蟾的双眼直刺水兵头，水兵头的脸立马涨成了酱紫的茄子。大家都心急火燎地盼着那面龙旗赶快上去，谁也不想一大早就触霉头。两个升旗手更是急了眼，猛劲儿地生拉硬拽，偏偏龙旗犹如空中生根，竟是纹丝不动。

“怎么搞的？”刘步蟾眉头紧皱，厉声质问水兵头，偏偏在李中堂视察的节骨眼儿上给自己来个下马威，那急赤白脸的表情看上去恨不能把水兵头一口吞了。

“估计是滑轮出了问题。”水兵头胖脸流汗惊慌失措。

“立即抢修！若误了时辰严惩不贷！”刘步蟾冲着水兵头怒吼，他没料到这一切早已被悄悄站在前舱舷窗内的李鸿章看得一清二楚。

刘步蟾吼完了水兵头，转身进舱去安抚李鸿章，水兵头眼见祸从天降，窝了一肚子火，疾步走到两名升旗手面前，一人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脚。

“你们俩，马上上桅杆把滑轮修好，否则现在就把你们扔到海里喂鱼！”

“啊？”稍胖些的旗手老锁头惊恐地抬头瞅一眼几十米高的桅杆，虽然桅杆上有软梯，但软梯只到杆子中腰的瞭望塔，瞭望塔以上除了光秃秃的杆身全无借力之处，不由得心生惧怕，“我哪爬过杆儿啊？不用长官扔我，估计我爬到一半就会掉下来摔死见阎王了！”

“您老行行好，找那能爬杆儿的行吗？”小旗手根娃哭丧着脸央求道。

“你们不爬难道要我爬？”水兵头凶相毕露，抬手就给了根娃一记耳光，然后吩咐另两个管巡查的水兵去拿板子，“今天该着你们倒霉！我把板子预备下了，不爬就先打个半死，你们选吧！”

老锁头和根娃面面相觑，那就爬吧，总比打死好些。还好现在风平浪静桅杆不曾摇晃，可想想那爬到上面去的滋味儿心里都发毛，但那也得硬着头皮往上爬。那软梯看似手脚皆可有的放矢，其实不懂行的人很难把握，加之软梯易晃，脚下更易踩空，常常使攀爬之人悬在上面徒劳挣扎。老锁头哆哆嗦嗦手脚并用，使出吃奶的劲儿才爬到三分之一。根娃比他强

些，已经接近了中腰，龙旗正悬在那儿，他大概想使个巧，若是中途能够将旗拽动，就不必再去那高危之地涉险，于是伸出手去抓住旗用力一扯，他这一扯不打紧，不仅扯动了旗，居然将那滑轮一并扯了下来。只见一黑圆之物拖着绳索呼啸而下直奔根娃的脑袋。根娃吓得大叫一声，手脚一松，顺着桅杆哧溜下去正坐在老锁头的脑袋上。老锁头原本就抱持不住，经根娃一记重挫登时就撒了手，两人重重地摔在水兵头的面前叫苦连天。飞驰而下的滑轮由于绳索的牵制改奔了水兵头的脚面，水兵头惊得慌忙跳开，滑轮在甲板上砸出一个坑，蹦跳着弹起又落下，冲着水兵们的队列就去了，水兵们哄的一声四散奔逃，谁也不敢去碰那横冲直撞的铁家伙。直至碰到了船舷，滑轮才停了下来，龙旗也死气沉沉地躺在甲板上一动不动。

水兵们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灾祸吓傻了，竟没一人想着去捡起那面沾了土的龙旗，还是水兵头先回过味儿来，赶紧把龙旗取下，小心地拍打掉尘土。水兵头的脸简直比阎王爷的脸还可怕，冲到老锁头和根娃面前就是一顿爆骂，直骂得两人汗流浹背。水兵头骂够了，冲着刚刚恢复队列仍在心有余悸交头接耳的水兵们大叫：“谁能上去把滑轮修好，我会请示管带重重有赏！”

水兵们顿时鸦雀无声，刚刚还有些幸灾乐祸的此时也闭了嘴低了头，生怕老天不长眼让水兵头瞅上自己，落得像那俩倒霉蛋儿一样的下场。水兵头见无人自告奋勇不免有些气急败坏，再修不好滑轮挂不上旗倒霉的就是自己，可这会子去哪儿抓挠那般身轻如燕的武林高手？据他所知舰上根本就没这种人！这一惊非同小可，难道今儿个挂旗不顺就是为自己报丧不成？就在他急得火烧眉毛之际，一个叫郑喜的老兵油子凑上前来。那郑喜五十来岁，身材矮胖淡眉细眼白净面皮，总是一副笑呵呵的弥勒佛的样子。

“长官！我可为您保举一人，此事除了他，别人全都没辙！”郑喜胸有成竹地打着保票。

“谁？”水兵头犹如深渊之中看到了曙光。

“您忘了小黑屋中的那位了？”郑喜提醒道。

“他？不行！”水兵头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不行！他要跑了怎么办？”



“跑了三次都给抓了回来，他还能飞上天去？”郑喜笑道，“事办成了，他可将功赎罪；办不成，也可数罪并罚。可要是事儿没人办，您老可是要挨板子的！”

一提板子水兵头的身体条件反射般地打了个冷战。这水兵头名叫刘富，挖挲着膀子，一脸的横肉，尤其那心眼儿比针鼻儿还小。虽是汉人却是在旗的，祖上曾跟着努尔哈赤打过天下，因此当了兵跟满人的待遇一样，规格上就要比汉人高上一头。他又使了钱，弄了水兵头这么个肥缺，最擅长的就是媚上欺下，水兵们即便恨他却又奈何他不得，宠得他越发使开了性子，那板子岂是他这种作威作福的人所能挨的？打上去别说皮开肉绽，最他妈赶巧的是今日当差巡查的李四、王五昨夜刚把血本儿输给自己，他俩要是趁机挟私报复下个狠手，自己这条小命儿就得交代了！于是心一横从了郑喜之计，大步向底舱走去。

杜海龙已经在这密不透风的禁闭室里憋了一天一夜，水米未进，他坐在地上背靠舱壁，室内潮热难当，身上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黏黏地糊在身上。他索性脱了上衣光着膀子，露出黝黑结实的肌肉。他又饿又渴，身子发虚，头也发昏，不时用舌头舔舔干裂的嘴唇，空洞的眼神深处似乎还有一丝尚未泯灭的光亮。自从被再次关进这间小黑屋子，他的脑海中就一遍遍走马灯似地回想着他被抓兵那天的情形。那天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是他大喜的日子！天刚放亮他就下湖摸鱼，他要给未婚妻兰烟摸一条最大的蓝背花儿做彩礼。蓝背花儿是他们村边湖中特产的鲤鱼，通体青色，唯脊背有黑色的花纹，个头硕大，肉质细腻鲜美异常，是兰烟最爱吃的鱼，也是他们两个青梅竹马的苦命娃能得到的最奢侈的美味。想到蓝背花儿，他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上月牙形的白色伤疤，那是十二岁时他第一次下湖给兰烟摸蓝背花儿时让鱼尾巴给扇的，扇得鲜血直流，兰烟一边心疼地给他上药一边说，她会一辈子记着他的好，等她长大了，除了他谁也不嫁。他心里就把这道疤当作了兰烟的定情信物，生怕它长好了长没了，时不时地摸摸它看还在不在？这疤倒也争气，不但越长越深，还逐渐在下巴上形成了一个深深的窝。弟兄们把抱着鱼的他从水里捞出来带回家，用红绳绑了鱼，也给他披红戴花，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去迎兰烟。从村东走到村西不过二里地，可还没走到一半就遇上了抓兵的。弟兄们拼死抵抗，眼瞅着迎亲的弟兄接二连三地做了俘虏，情急之下他打算跳进湖中